

後漢書

208
25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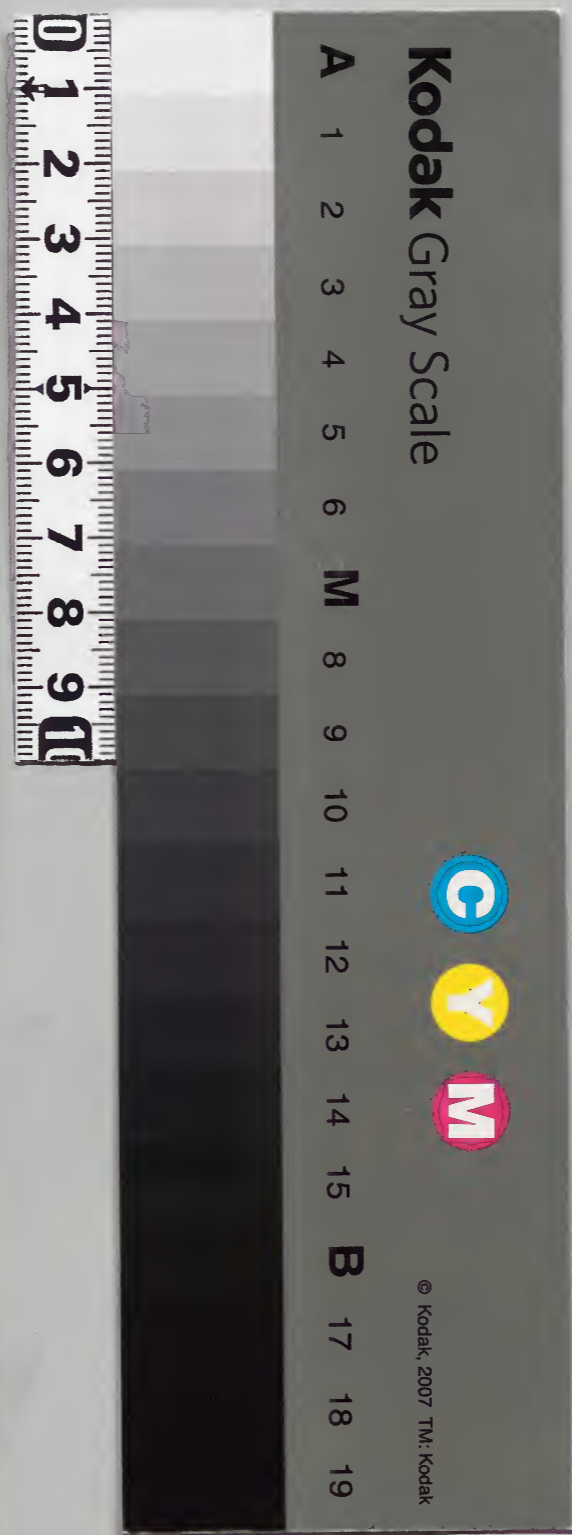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本 列傳
 第四十三卷
 同變 黃憲 徐擇
 姜肱 申屠蟠
 第四十四卷
 楊震

漢書門			
五	一	五	五九四〇
四	一	一	〇
冊	架	函	號類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六〇	五	五九四〇	漢書
函	四	〇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0	
冊數	54 (34)		
函號	280	6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一

淺草文庫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辭也言

賢哲所行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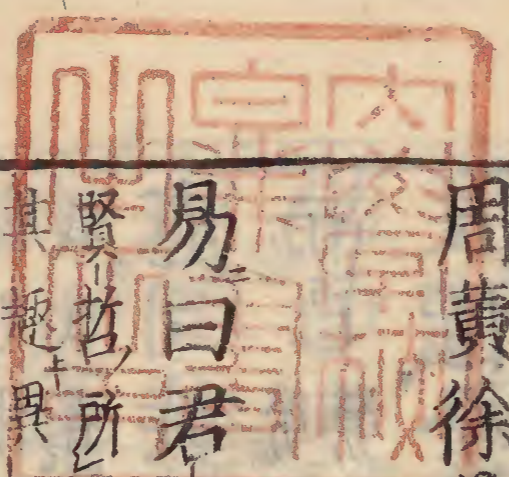
其趣異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者上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濡

足蒙垢出身以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

日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及其止

後漢書四十三



也則窮樓茹菽藿寶以迷國爾雅曰啜茹也

啜茹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原閔仲叔者謝沈書曰閔世稱節士雖周黨

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

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

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

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

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

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入也遂辭出投

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復

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

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

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少亦脩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恁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

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

城在今代州鴈門縣也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

武徵以病不至求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

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

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

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_レ不來驃騎

執法以檢下檢猶案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

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

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

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

有哉若性時強諫死而後歸遂隱身不出若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

居不失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

已以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余故列其風

流區而載之其清潔之風各有

周夔傳

周夔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燕見獨行癡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也欽頤
篇周嘉傳頤曲頰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其母欲棄
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義牛與我宗者乃
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鬚鬢而知廉讓也禮
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
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
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陳非身所耕
記日子生二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鬚男十歲
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鬻音徒果反

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
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舉孝廉賢
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
纁羔幣聘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及南陽
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
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
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

商山見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
前書也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惠善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以動動惟厥時送敬劉放日案文當云遣遂辭疾而歸送
猶致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謂送
禮也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
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
已不主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廝
察牘也

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
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
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
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
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變良年皆
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
慎陽國而流俗書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
此或作順陽者誤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一作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謬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

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那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劉放日案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也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叔度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軌從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沈叔度汪

後漢傳四十三

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可量也。
清，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

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玼，音此。說文曰：鮮也。據此文，當為

疵，作玼者，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古字通也。

全，一無德而稱，言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將軍謚曰穆侯。汪生

寤，寤生泰，泰生擘，以為憲。隕然其處，頌繫。

辭曰：坤隕然示人，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

簡矣。隕，柔順貌。淵，深也。似萬物之宗。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

言，淵深不可知也。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

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

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維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登何

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

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
 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
 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
 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
曰晉三郟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
 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不少亡
 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
 王詩
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
 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

當輔弼明時左右太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闕見表安傳
 謝承書曰闕

少脩志節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
 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

操持京氏易韓
 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千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

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

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
 曰蓬

生泉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
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確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
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
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
赴市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
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家隧外以水漬綿
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若為藉以雞置前醪酒
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
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
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
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什也維繫也
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穉往用之置生芻一
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列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我賢者行所歸主人
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歐
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

誦經貧窶困乏魏志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

彌固不受惠於人也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

病不詣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救不犯

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

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

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

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

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為

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

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父愛天至常共卧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

又嚴厲肱感懼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

房室以慰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

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傳通五經兼明星

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

命皆不就二弟各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

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

肱兄分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

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
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嫗娶
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
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戰刃曰
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長毒相侵犯棄物而
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
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解但掠奪衣資而
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
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
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
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

肱卧於幽闇以被面面也言感眩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
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
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
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
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
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
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

夫其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羈服間行
意窟伏青刖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
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
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
毀適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
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同郡緱氏女
玉為父報讎緱姓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

外黃令梁配

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

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

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

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

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鄉

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列辟乃辭讓之曰申

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

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不為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

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

不為窮達易節

易節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筮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

郡召為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

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

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

之聞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一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

傳謂符牒使入監送之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

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互相

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士與相酬對既

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

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

因振手而

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

蟠到河南萬歲亭枕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訐謂橫議是非

也評或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

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日聖主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

力爭音義曰言列國之王至為擁護先驅

由橫議而敗之鄒衍如燕昭王權筆先驅請列弟子卒有坑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梁國有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

碭縣以為棟也居二年滂筆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

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

坐事繫獄豫列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

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

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

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

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

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

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

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

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

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也其不遇也則裸

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楚在

接與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遊人閒吟典

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

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

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木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番

不谷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

初謂之子也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

年董阜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

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

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阜所脅迫西都

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其飢

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

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隅

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在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

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
適幽陵曰阿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艾反
鷦伏明姿其是堙沒堙沒猶翳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終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翊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
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
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

陰山北見黃雀為鳴泉所搏墜於樹下為
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中箱中唯食黃花
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
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
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習歐陽尚書
孫繫白位登二事當如此環矣

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俱徵遂遁迹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
以高節著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
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
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答州
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
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
與母居假地種殖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
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
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

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實即鸛雀也鱣音善

謝承書鱣字皆作鱣然則鱣鱣古字通也鱣
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
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
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明
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

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
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列茂才王密
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此以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顯傳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末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官掖傳力云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左傳是日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亦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今九德未事尚書畢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敬擾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嬖倖充庭法日賤而得愛日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授神契曰

養殷勤推燥居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

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林

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

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

指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昔鄭嚴公從母氏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

貶之以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

伯議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

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易曰無由遂

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

猶下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

言婦人無敢自遂也及體離又互體坎火位

在下水在上餽之象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

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

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

日婉乃變今季女斯也留神萬機誠慎拜辭減

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

鳴誨宜王也鄭玄注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末
社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
而名著喻賢者雖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
隱居人感知之大東不與
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亦
於東言賦勞止不怨於下刺厲王也其詩曰
人亦勞止迄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可少康也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滯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泗
水王歎之從會孫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

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
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
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及以防篡也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
父死子繼兄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
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
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
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

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
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
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
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已之本心震曰如朝廷
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

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
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
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
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
其失也百姓宰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荒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
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康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

面西頭門也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

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

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

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屬

託列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銅棄世之

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

天下譴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

哀公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

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

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

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

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

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官

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

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音倚邪也柱反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

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誼譁衆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

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平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義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健易曰大哉乾乎剛棄驕

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

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

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

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

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

立之於朝帝王謂曰堯置敢諫之木殷周哲王小

人怨譽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

王茲四人趣哲厥或告之曰小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

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廢除

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

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

春東巡狩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所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

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

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怒也且鄧氏故吏有恚

恨之心震初鄧騰辟及車駕行還使時太學

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夜遣使者

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

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木臣不服罪懷

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

陳轅謂其諸子門人曰陳轅死者士之常分

吾蒙恩居上司疾茲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

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自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勿設祭祠因飲醕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

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于雍承樊豐等旨遣

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

以牛車薄簣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

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歲餘順帝即位樊

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

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

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

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決下露地葬畢乃飛去

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

共摩無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

時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

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

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懼憚君

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

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隳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守丞

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

立石為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

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荆州

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

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

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

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

武謂董宜為強項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

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

有切勤及李催督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

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催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馥同策

謀天子得長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

成亭侯亮舊宅在閩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

博聞識者以為能世其家較早卒子衆亦傳
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
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
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
莠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莠音莫老反震中平秉
秉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
史頗出為豫荆徐秦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
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

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
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
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
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
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馬之詞天不言
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日敬天之威無敢戲祿
敬天之諭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

而行靜室初止躡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

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漢官儀曰前

軒鑿旗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至也假音格諸侯如

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

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游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藻火粉米降尊亂卑等威無序等威謂

等差也左傳曰貴有侍衛守空宮紘璽委女

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

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涓城界中夜玄服

入廟居廟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

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廢及臣奔世受恩猶

也重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

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

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

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

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

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

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

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

戒故孝廉景胤齋錢百餘萬

其年冬復徵拜

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

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

方刺充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

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

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

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日邾庶其以漆間立水

昔國之君恐

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

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竄縱罪身元

惡大慙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

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

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

志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

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

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

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遂

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謂戒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

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

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

劉攽曰拱文多一在字

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賞罰於是重

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

官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

競為貪濫朝野嗟怨乘與司空周景上言內

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

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

位乘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

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

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

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

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

之於是乘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

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

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

市祭滅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

為池澆濯費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

日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即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

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

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

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

狀副言公府南陽郡制及行至南陽左右並

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

積星名為即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

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皋陶誠虞在於官

尚書皋陶謚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

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

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廢人不議詩小雅曰

造言宣王官失其人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賢者乘白駒而去之賢者乘白駒而去之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列刺史累有臧罪
 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
 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
 億祥柯男子張依居為富室參
 又與同郡諸王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
 戲故相犯誣言有潘應之罪應時捶殺以人
 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
 當亂特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
 記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
 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寢

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
 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者饒僕
 妾盈紈素雖李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李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為秦相國後富於
 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
 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
 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
 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
 公子也與邴歆之父

至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歌僕納
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中池
歎以拊拊職職怒歎曰人奪汝妻而不怒
汝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殺懿公納諸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
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
注女卒為後敗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
四佞即四凶也
屏屏投界有虎界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諸人
當作豺注無屯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
說短與詩同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慢
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
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
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
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璣國每朝廷有得失輒
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

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
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萬志博聞，常退居隱約，
教授門徒，不各列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
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
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無遷侍
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
公選通尚書，桓君章、荀爽有重名者，三公俱

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洛陽官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

少府，先祿勲，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

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

徵則五福應。

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各徵則六極至。

各，惡也。六極：一曰眇，二曰痼，三曰疾，四曰憂，五曰廢，六曰貧。

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

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

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

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

後漢書卷四十四

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裨使也義亦

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

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

詩云惟虺惟蛇

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故春秋兩

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初鄭厲公劫相

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糾之難厲

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者昭公將貶厲公將勝之象也是

故內蛇死者昭公將貶厲公將勝之象也是

以女子敗矣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

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右夫

人歎而傷之此事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

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

災說苑曰湯自伐紂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官室榮邪女惟陞

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

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

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右褒姒也皇甫卿

位也詩云皇甫卿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

士豔妻嬪方處也殷王太戊時桑穀死景公時

戊宋景其事甚明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

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

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

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自理蒸敷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

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明慎庶官俊人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

也明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

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

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北山詩採其杞

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借借士子朝夕從事木

園觀鷹犬之勢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

政事日墮許規大化陵遲陛下不

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

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而欲以

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由以危世而不知襲積其所

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宜絕慢傲之戲念官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

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官一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無冷醜女有四

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飾，仰鼻結喉，肥少髮折腰凸胷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

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

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殆也。飲酒沉湎，以夜繼晝，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殆也。

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怨，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

有九龍門，內郭景純注：兩雅曰：雙出。鮮盛者為雉，曰虹；闇者為雌，曰蜺。帝惡之

引賜及議，即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戴

之西征記曰：大極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

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

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

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無疾輒以起居聞車

駕日臨問之拜禹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

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

從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上臨候

馬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狀下拜為黃門給

事中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

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

今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

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正其餘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

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

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吾以微薄之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閑

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

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與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之禱

初於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

鷲鳴於岐山其衰也

杜伯射王於鄆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

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螭者也

韓詩

序曰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詩
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入君淫佚之徵
臣守為君父隱蔽故言莫於中孚經曰蝮之
之敢指蝮音帝蝮音董於中孚經曰蝮之
比無德以色親易晉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此

無德以好色也得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
親幸於陽也

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

今復投蝮可謂孰矣孰成案春秋讖曰天投

蝮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

注曰投賣加而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

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
君心失惟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
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
山君位也虹蝮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
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謂今妾媵娶人閹尹之

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小造作賦說以蠱蒙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

子離蟲篆刻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

共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

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

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
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
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
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蕩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虺蜴蝮蠖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益之詞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

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改而銷復之亦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斷絕不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勤彌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

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劭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
珉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
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
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
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
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社
注左傳曰何沃平羨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也今城

之苑已有五六

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

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

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

服甲宮

太宗露臺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召百官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

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

人以為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

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自具日襲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聞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緜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別郡

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戰而廟勝得策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策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閣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列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

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

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

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

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

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

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

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即生也九德

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

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

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弭難入寧雖受第

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禮設

大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

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

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

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

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
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

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

輪輿不巾不蓋蓋音才戰幢前後部鼓吹又勅

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

侯車倚鹿伏熊黑轡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旂

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三百

石長導從至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

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放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九

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

焉子彪嗣禮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列舉茂才辟

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羽舊聞公車徵拜

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磳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

光和中黃門公王甫使閉生於郡界辜摧官

財物七十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五彪發

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

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

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求樂少府太
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阜為司空其冬代黃
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阜懼欲遷都以
避其難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
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
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
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
亳殷入相與怨報湯遷亳仲丁遷
居耿并盤庚五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

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
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
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
桑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沸
之沸也
詩云如
佛如羹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韋曰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
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
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
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

海

三不取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

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

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

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

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

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

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

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

遷大鴻臚從八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

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

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

代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

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

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

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

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

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
牧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
甚衆劉放曰注當在見操曰下
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將作
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揚公四
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况以袁氏歸罪
恐兄不友身不恭不相及也
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
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綉搢紳說文

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綉冠飾也紳帶也搢
插也搢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
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
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
日言不復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則還為魯操
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
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纏不復行積十年後

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操為之改容脩字德祖好
學有後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議置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備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
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
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

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
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
知狀廉察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
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
出諺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
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

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羣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揚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續其賜公延因朝會引見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今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

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諭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公負荷之寄周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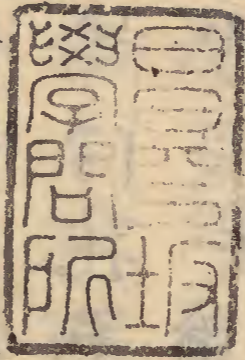
知棄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脩雖

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劉放曰案楊氏有

其受氏從才而楊脩書無曰脩字子雲又似

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

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才相半天知所從學者辨之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王師道校正

